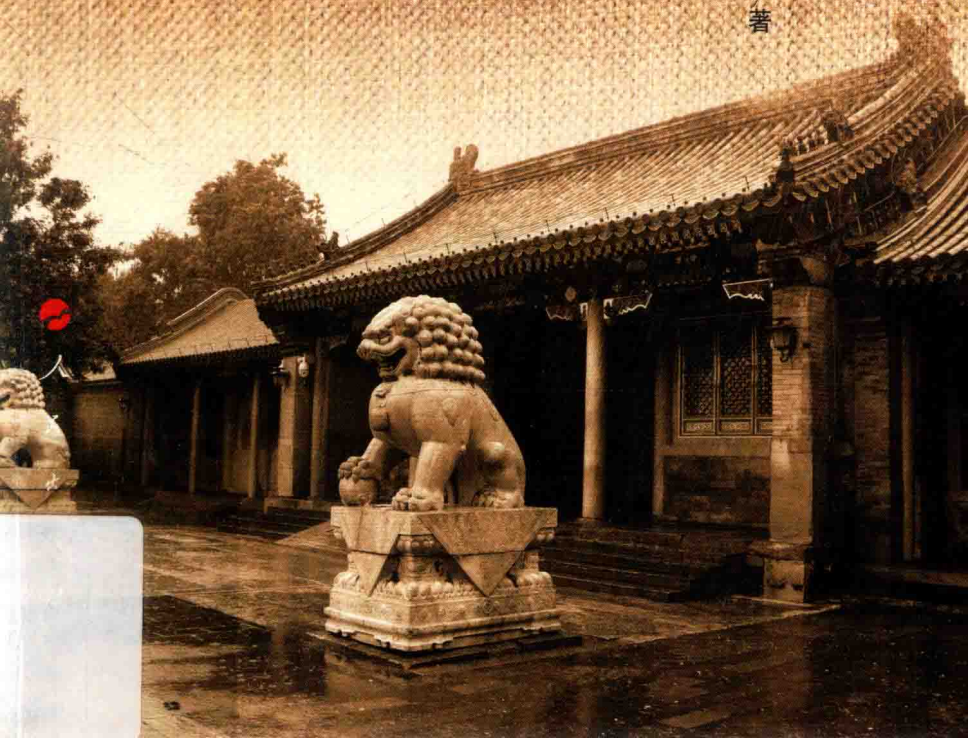


走出宰相府

我的路，我的梦

金章和 / 著

OUT OF
THE
PRIME MINISTER HOUSE



走出宰相府

我的路，我的梦

金章和／著

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陈佳冉

封面设计：石笑梦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走出宰相府：我的路，我的梦 / 金章和 著 . —北京：

人民出版社，2016.12

ISBN 978-7-01-017006-0

I. ①走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 290679 号

走出宰相府

ZOUCHU ZAIXIANG FU

——我的路，我的梦

金章和 著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（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）

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：6.875

字数：120 千字

ISBN 978-7-01-017006-0 定价：38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：（010）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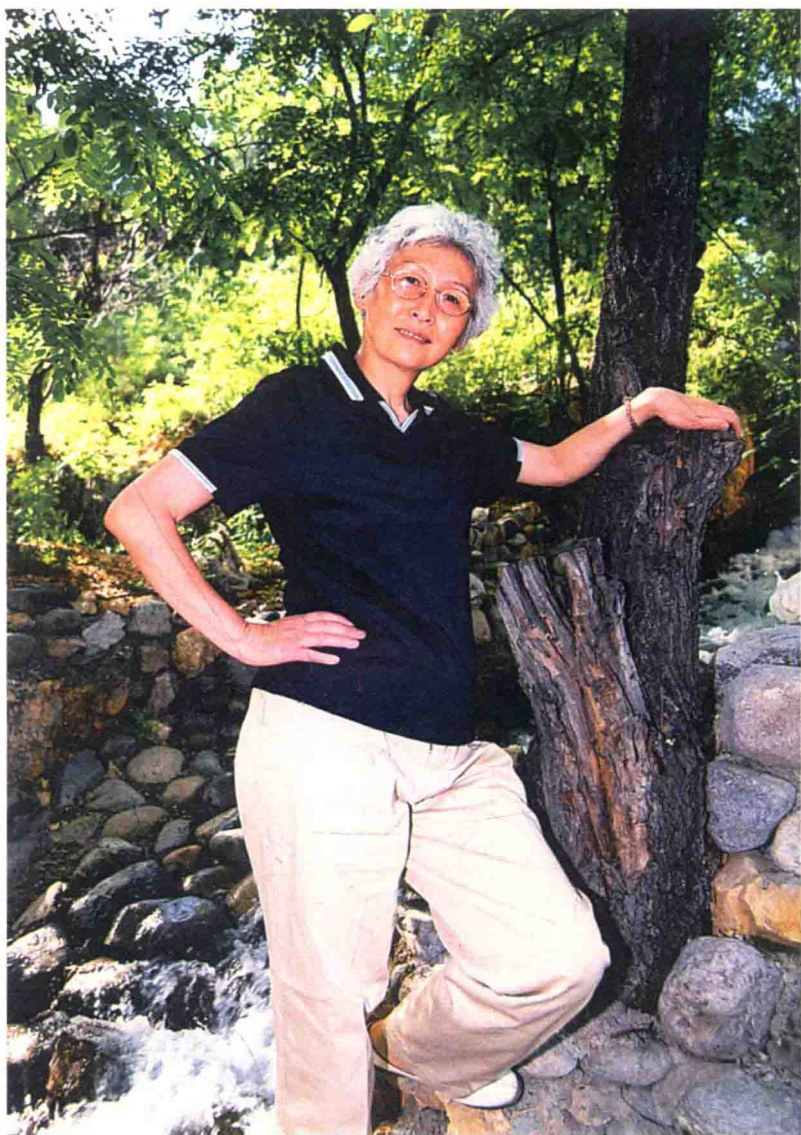
凡购买本社图书，如有印制质量问题，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：（010）65250042

军机大臣瞿鸿禨后人回忆录

OUT OF
THE
PRIME MINISTER HOUSE

MY WAY,
MY DREAM



2002 年，作者金章和于怀柔

自序

记得一本书上讲过这样一件事：一个晚上，两个寂寞的犯人趴在监狱窗台边凝视外面精彩的世界，当问起他们都看到了什么时，一个犯人说：“我看到外面有一条泥泞的道路，通向远方。”另一个犯人说：“我看到了群星闪烁的天空。”诚然，两个人都如实地说出自己看到的東西，也许两个人的回答都包含了深刻的哲理，但有一点必须承认，他们站在同一个位置，看到的和想到的却迥然不同。若以这个问题问更多的人，恐怕回答就更多种多样了。

人到了耄耋之年，面对生活，都会有什么想法？面对社会，又该做些什么？自然因人而异，绝无定式。只要不违法纪，不悖情理，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。我有着和多数人不同的童年生活，却走着与多数人相同的

道路；我有着与多数人相同的理想与追求，却又选择了与多数人不同的生活方式。因此，我对生活的感悟，对社会的观察，对个人的剖析都与同龄人有着较大的差异。蓦然回首，感慨良多。我没有革命先辈的战斗洗礼，自然也没有回首往事的激情；我没有做过引人注目的大事情，当然也没有足以昭示于人的业绩，但古人说，览物之情是因人而异的，这一点我十分赞同。我不能完全达到先贤的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的崇高境界，但我有自己独特的阅历感受，我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，却不忘为社会贡献绵薄。所思所忆，所爱所憎，点点滴滴，如同水珠。说它是水珠，是因为它平凡、普通，却永远保持自己的本色。从另一方面讲，水珠又是微不足道的，如果不给它补给水分，它就很快地消失了，甚至连一丝痕迹也不会留下。

我始终相信，尽管受的磨难比别人多一些，但任何人的前途、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永远是一致的，我的理想与同龄人也是相同的，我的追求与社会的发展是一致的。在逆境中，我不自暴自弃；在顺境中，我不忘乎所以；在平淡中，我不随波逐流。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之后，我并没有

脱离沸腾的生活，蛰居在陋室之中，我仍紧紧地追寻时代的脉搏。我一直认为，就命运而言，就没有什么“公”与“不公”，否则还要奋斗干什么？人类如果停止了奋斗，社会也就停止了发展。就个人而言，如果停止了对理想的追求，中断与社会的沟通与交流，生活就会黯然失色。今后，不论我的年龄多大，不论我的境遇发生什么变化，我将不断地在人生道路上跋涉，永不停顿。

对往事的追忆，对生活的感受，常常萦绕于我的脑海，又感诸笔端，于是便有了这些大大小小的水珠。欣赏着这些大大小小的水珠，我萌生了一个念头：把这些折射人生的一滴滴水珠串联起来，便是一条多姿多彩的项链。它戴在我的颈项，成为我的一面面镜子，照出我的过去，展现我的未来。如果谁能从中得到借鉴，那我就大喜过望了。

2016年夏于北京

目 录

自 序 / 1

第一章 魂牵梦绕“宰相府” / 1

“宰相府”里的快乐童年 / 2

我的外公

——半部民国史 / 5

我的外婆

——流着曾国藩血脉的女中丈夫 / 19

我的父亲 / 28

我的母亲 / 37

油条的故事 / 45

“同子”的生日 / 46

第一次挨打 / 48

弟弟怎么变成了妹妹 / 49

狐仙的故事 / 52

第二章 中学时代 / 57

侥幸考上中学 / 58

亦喜亦忧的初中生活 / 60

第一次挫折 / 64

高潮与低谷 / 66

第三章 踏进社会 / 76

第一瓢冷水 / 78

“甲亢”事件 / 84

人生转折点——下放 / 88

1962年的中秋节 / 94

“中央文件”“中央精神”及其他 / 97

置之死地而后生 / 103

我的1966 / 106

“革命”中的收获 / 111

意外的转机 / 115

时机比金子还珍贵 / 117

蛇的启示 / 119

我还要再努力 / 123

第四章 我尊敬的几位长者 / 127

赵朴初先生 / 128

廖沫沙先生 / 140

启功先生 / 147

隆莲法师	/ 154
俞大维先生	/ 161

第五章 平淡又充实的日子 / 170

求职记	/ 172
我爱我家	/ 177
翠湖观鸥	/ 182
“好在黄鼠狼”给我的启示	/ 185
边境上的思考	/ 188
我的一天	/ 194

后记 新世纪试笔 / 201

第一章

魂牵梦绕“宰相府”

如今，提到“宰相府”，大概没几个人知道了。只有美术馆后街和黄米胡同一带的老居民还略知一二，另外，还有大门口的一块文物保护石碑标志着这座大院的古老历史。黄米胡同西街原来的房子都是属于“宰相府”的，是“下人”们的住处。

按说，清政府是不设宰相的，但是由于清朝末期军机大臣瞿鸿禨在任职期间住在这里，这里曾经车水马龙、热闹非凡，我童年的全部记忆都停留在这里，永远挥之不去。在这里我没有童年的玩伴，却有着外公、外婆无微不

至的呵护。在这里我无忧无虑，所接触的人，所经历的事无一不让我终生难忘，直到 1946 年 6 月 12 日我永远离开了这里。

经历了人生的种种坎坷，我仍以回忆这所大宅院为乐事，但仅是回忆而已。直到中国美术馆建成并且正式开放，我得到了绝好机会，在美术馆主楼三层与四层转弯处向北眺望，可以看到全宅旧貌，还有院子里那两棵西府海棠，每当我不如意时，每当我想外公、外婆时，便到中国美术馆北眺，俯瞰全院的景致。外公将它卖给了北大做宿舍，后来住在这里的北大教授也纷纷迁走，再住进的住户盖起了小厨房，宽阔的院子被隔成小房间，大门里的上马石、下马石也不见了。我也眺望不到什么，只能在梦中依稀地见到它的片断。

“宰相府”里的快乐童年

这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大宅院，一百多年前，这里被称

为“宰相府”，因为它的主人是清朝晚期的军机大臣瞿鸿禨。清朝是不设宰相的，军机大臣是官吏中的最高级别，所以百姓这样称呼这座大宅院。

多年前，东城区有两条胡同：一条叫牛排子胡同，一条叫黄米胡同。两条呈垂直状，形成了一个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，而它们相交的直角部分便是这座大宅院，不同的时期，它有不同的名字，有时叫“牛排子胡同1号”，有时叫“黄米胡同8号”，大宅院共有四进，听长辈说，原来还更大，只是后来卖了后面的院落。

我于1939年5月21日出生在协和医院，出院以后便进入了这所大宅院，由外婆亲自抚养。这个宅院的主要住房里都有现代化的卫生间，抽水马桶、大浴缸、洗脸盆一样都不少，如果洗澡，还有热水供应。冬天，每个主要房间都用高高的大铁炉取暖，这些大铁炉都是来自英国的。院子里还有四棵高大的西府海棠。

如果从牛排子胡同看这座大宅院，它的黑色高大的门足以让人感到肃穆、庄严，大门里面东侧是一条长长的凳子，专供来求见或找人的客人暂坐，由西侧的“门房”（我

叫他大岳大爷)进入内宅传达。再往里，是一个大大的影壁，上面有“迎祥”二字，字体遒劲有力，是瞿鸿禨的夫人(人们称傅夫人，名叫傅幼琼)所书，傅夫人书法极好，常有人来求字。院子里有两块极精致的上马石、下马石，它们一模一样，相互对称，骑马来的客人就此下马，直接进到南书房。南书房存放着大量线装书，也是外公办公处所。家里人口不算多，但这是一个完整的大家庭。三舅、三舅妈，二舅、二舅妈住在靠外面的房子里，最里面的正屋也称上房，是家里最主要的房间。上房就是客厅，有一部电话，号码是41498，它有两间东耳房，是外公、外婆的卧室，我一直睡在外婆身边，西边的耳房是四姨、六姨的房间。整个大宅院里只有我一个小孩，被宠爱的程度可想而知。六姨高中毕业后没上大学，也没工作，照顾我的起居，是我最好的玩伴，与我感情很深。不论我处境多么恶劣，都一直与我通信，后来六姨到东北工作，还到北京来看过我几次。四姨时任法新社记者，毕业于燕京大学，她终生未婚，脾气有些古怪，总是独来独往，与家人不太合群，自然也很少理我，但我却莫

名地喜欢她、崇拜她，她着装时尚又高雅，对人冷漠又挑剔，总是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。我想象的记者就应该是这样，于是也立志要当一名记者，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记者是干什么的。四姨高雅的气质，居高临下的神态，让我羡慕不已，我觉得那就是我的榜样、我的楷模、我所追求的未来。我还很喜欢三舅，他有一条大狼狗，他当时在家的时间很多，常骑自行车带我出去玩。听外婆说，三舅 20 岁就大学毕业，但找不到工作，因为人家嫌他年轻，恐怕办事不牢靠，只好又在辅仁大学读研究生。后来外婆一家迁往上海，三舅去了天津，四姨随法新社撤到香港，院子里的人一个个散去，但这个大宅院留下了我的童年、我的记忆和许多忘不掉的趣事。

我的外公——半部民国史

我的外公瞿宣颖，本字锐之，取“锥处囊中，脱颖而出”之意，后来自己认为锋芒太露，没有好处，改为兑